

可计算与不可计算的

▶10版·观点

光明与黑暗诗意般地调和在一起

▶11版·文艺百家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12版·艺术

时代与时代对视的瞬间

——写在电视剧《人生之路》收官之际

裴亚莉

《人生之路》成为了最近一段时间的有关“观看”的话题。

在西安，搭乘出租车，和几个朋友讨论对于《人生之路》的观感。司机师傅静静地开着车。但是时间不长，他说话了，认为不能理解为什么电视剧一开始，就让高加林和高双星飙车；不能理解刘巧珍那样的一个贤惠温柔的陕北女孩，怎么会开着拖拉机到处疯跑。“那是不可能的呀！那不是高加林和刘巧珍应有的生活呀！”他情动于中，不由自主地用右手拍起了方向盘。

听了他的话，我们耐心地向他对于这个剧的全部的、整体的看法。他首先承认自己并没有全部看完，然后告诉我们，他本人就是清涧人，读过小说《人生》，看过电影《人生》，见过路遥，一共两次，一次是从老家捎小米给路遥，一次是陪路遥到西安康复路批发市场买衣服。他说起电影《人生》，管吴天明导演叫老吴。说起电视连续剧《人生之路》，他说：“小说就那么长嘛！只有15万字嘛！拍三十三集，那不明摆着要添加进很多原本没有的东西吗？”

非常可惜，那天我们的车程很短，走了没多久，目的地就到了。出租车司机的谈吐让我再次惊讶于西安这座城市，各种年龄的“文艺青年”真的是层出不穷。下车前，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师傅，估计了一下他的年龄，差不多五十多岁。本来我们几个人是要看汤姆·汉克斯从瑞典小说和同名电影《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翻拍出的《生无可恋的奥托》，但是我们竟然可能会错过电影的开头，对刚才偶遇的司机的“剧评”展开了热烈讨论。觉得这个偶遇，对于《人生之路》的评论场来说，散发着一种超级有趣的“当下性”和“典型性”。因为非常显然，这一位司机师傅的观感，和播放平台弹幕上密集飘过的对该剧的赞美，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司机师傅显然也看到了这些弹幕，听到了弹幕之外的讨论和争论，知道另外一部分观众是如何喜欢这一部剧，所以才有那么些说不完的“不能理解”。

——看来，如何认识这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带着强烈的冲突性的评价，已经成为了和如何解读电视连续剧本本身同样重要的事件和对象。



▲《人生之路》中陈晓晓饰演的高加林



▼《人生之路》中李沁饰演的刘巧珍

很明显，这态度迥异的两波观众，基本上是以年龄和阅读以及观看的经验划分开的(当然不完全是)。

与这一位来自陕北清涧(路遥的故乡)、在西安开出租车的、认识路遥并熟悉小说《人生》、了解吴天明并喜欢电影《人生》的观众相类似的群体，在他们的心里，存在着一个童年时期生活过的陕北、生命中四五年或者六七年所体验和观察过的不断变化着的陕北、路遥小说中写到的陕北、吴天明电影拍到的陕北，当然还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作家和影视导演所创作过的陕北、新闻联播以及各种新的或者传统媒体报道中的陕北，而对于本来就爱好文艺、甚至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的陕北人，他/她们的内心，还更存在着一个甚至多个交织着真实经验和艺术想象的陕北。尽管这些人借以想象陕北生活的路径、媒介和机缘不同，但是大体上来说，他们之间存在

着比较相同的认知，那就是认为《人生之路》里面所拍摄到的高加林和刘巧珍的陕北生活，不是他们基于上述复杂的原因所想象的1980年代的生活：最少最少，那个年代的高中生，信奉实事求是、最常见到的励志标语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体现在高考备考这件事情上，就是“埋头学习”，而不是注重对高考的仪式化呈现：所以肯定没有高考前的誓师大会呀！

但问题是，对于今天的年轻的观众来说，凡是参加过高考的人，谁没有经历过高考前的誓师大会呢？谁不喜欢飙车飙摩托飙滑板呢？那些从未看过小说《人生》、也没有关注过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甚至并不知道路遥和吴天明在当代中国文学史和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人们，《人生之路》是来自他们心中的演艺偶像陈晓晓、李沁的作品，聚集了国内影视界多位有影响力的演

员，这些演员，不论人物是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他们都能以很高的表演技艺，让人物传达出超强的自信心和感染力，以至于熟悉他们的观众，看到他们的每一次举手投足，都能够在弹幕上发出由衷的赞叹和惊呼。在各位主演的“表演”光芒的照耀下，剧情中所呈现的生活，是不是1980年代中国真实的陕北人的生活，是不是路遥笔下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生活，对于这些观众而言，已经不重要了。观众满足的，是由他们喜欢的明星为今天的他们扮演了有关“昨天”的想象。

看来，要求今天讲故事的人一定去像路遥和吴天明一样看待历史和当下，要求今天的观众一定去像路遥和吴天明的崇拜者一样只认可小说或电影《人生》，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客观的。

事实上，艺术的创造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不同时代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审

视、吸引和评价。从真实的三国时期的历史、到《三国志》所书写的历史、再到《三国演义》所构建和想象的历史，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三国和三国人物在不断变化。“何谓三国”这个问题的答案，因而也很难固定。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发生过的数不胜数的重写、改写、续写以及某一个故事在各种艺术媒介间的改编，都在说明着“被改写”，是每一个深具吸引力的经典故事的生命力的内在驱动所致。

再者，就某一个当下的时间点而言，从文艺表现来看，各种层面的各种有趣的对话，随时也都在发生。想想四十年前，路遥作为一个在北方生活和成长的作家，当他需要为自己的小说设置一个不同于陕北县城青年的人物形象的时候，他将黄亚萍的故乡，安排到了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在小说中，黄亚萍和高加林一起吟诵了白居易的《忆

江南》。这个细节多么有意思！因为这说明，当北方作家路遥要为自己的人物高加林寻找一个文学性的远方的时候，那个远方，是江南。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上首先发表，《文汇报》率先展开对于新时期农村青年的“人生”问题的大讨论，这也说明了在当时，文化和文学意义导航的上海，也在对1980年代的陕北和陕北青年，展开了对话、对视和想象。

而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在路遥对江南展开想象之后，上海姑娘吴玉芳来到了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剧组，勇敢地接下了扮演陕北农村姑娘刘巧珍角色的任务。这是一种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人物，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为了演好刘巧珍，吴玉芳下到陕北农村，扎扎实实地体验生活，最终为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史奉献了一个几乎看不出上海痕迹的“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的陕北农村姑娘的形象——这也是一次对视。而近年来，来自上海的创作团队，接连改编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和《人生》，说明这种文艺的对视，一直在进行着；路遥和高加林们一直在想象着江南，而吴玉芳和今天的青年演员们和创作者们，也一直在想象并创造着陕北。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人生之路》的观众，其实也并不是截然“分裂”的，这只不过是时代与时代对视过程中的一个特别自然的瞬间。在这个瞬间中，如果更多了解过去的人，对今天年轻观众的趣味，多一些包容，而今天的这些超大量的喜欢电视连续剧《人生之路》的观众，如果能够借借电视剧的热播，回头再去看看电影和小说，那么小说和电影《人生》作为经典的力量，就再次彰显了。当你看电影，听到巧珍唱出“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望哥哥”(演唱者是冯健雪)的时候；当你读小说，读到了即便在情绪最低落时也对土地的伟力充满感情的高加林的内心活动时，你会不由得赞叹：多纯真！多动人！多美好！“富丽的夏日大地……宁静而庄严。”它们值得我们不断回首，并总是给予最高级别的敬意。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新观察

文学、网络文学和网络时代的文学

徐则臣

在当下中国，在网络时代的当下中国，当我们来谈中国文学、包括中国的网络文学及它们的可能性时，一个加号或许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一个网络时代，网络前所未有的改变了中国。若干年前，网上流传一个段子：三个苹果改变世界。一个是亚当夏娃那个苹果。蛇总愿意当夏娃偷吃了苹果，知道了羞耻，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此人类开始在大地上繁衍。第二个苹果是牛顿的。牛顿先生坐在苹果树下，一个烂苹果掉下来砸到他头上，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开启了现代物理学。第三个是乔布斯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也就是苹果手机。当然，也可以是我们的华为和小米。智能手机，加速了信息爆炸。因为信息的爆炸，因为获取信息的渠道如此多元和简便，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既改变了时间，也改变了空间。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那需要超人的学识和魄力，以及非同寻常的想象力。古人也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些都不是一般的秀才，也不是一般的将才，而是诸葛亮那样、鲁迅所谓的“多智而近妖”的大才方能做到。古往今来，诸葛亮那样的人没几个。但是在今天，能在时间上瞬间穿越，能在空间上交天涯为咫尺的人，比比皆是，

只要你手里抱着个智能手机，这个手机能上网，全民都是诸葛亮。你甚至比诸葛亮知道的还要多，比诸葛亮看得还要远。

见多识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观。必须承认，我们的世界观变了。世界观变了是因为世界变了。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世界变了，世界观也变了，文学必然也要变。文学能变成什么样，或者说，与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和时代相匹配的文学是什么样，谁也不清楚，但从理论、经验和文学史来看，这个时代应该有一种变化了的或者正在变化的文学。就像唐代有诗、宋代有词、元代有曲、明清时期有小说，唐宋元明清各有与其时代相匹配的主流文体一样。

如此推导，不是为了证明这个网络时代的主流文体样式就是网络文学，而是想说明：第一，这个时代的文学会变，网络文学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第二，网络文学并非仅仅跟网络有关，网络只是网络文学出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网络文学在这个时代出现并得以长足发展，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传统文学需要变，就在它荷戟彷徨寻求新的可能时，迎面撞上了网络。

我是一个传统文学作家，也是一个多年如一日的传统文学读者；作为专业的读者，也就是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也有18年了。在40年的阅读、26年的写作和18年的文学编辑工作之后，我隐

近日，中国作协、中国社科院相继发布网络文学蓝皮书和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引发业界广泛关注。统计显示，新时代十年，全国近百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的上百万名活跃作者，累计创作作品上千万部。数字背后，是网络文学正在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并思考网络时代的文学。

——编者

隐地觉得，传统文学的发展可能遇到了问题。其实，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业内人士，大家对当下的传统文学都感到了一定程度的不满足。究其原因，众说纷纭，一千个人能给出一千条理由，但有两条我们肯定不能无视：一是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阶段性的饱和期；二是传统文学的确与时代有所脱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螺旋上升的趋势，文学也不例外。当我们穷尽了力所能及的所有手段，或者说，我们对所有表达路径都驾轻就熟的时候，它就进入了一个饱和期。饱和的特征之一，就是既有的文学表现方法形成了铁一般的纪律。好听的说法是臻于完善和完美；不好听的说法是，它的惯性和套路如此强悍，已然变成了铠甲，它限制了文学的自由，成为文学寻找新的可能性的束缚。

就像当年的唐诗。这种被闻一多认为建筑美、音乐美和绘画美三美兼

具、臻于完美的文体形式，成了宋词必须打破的桎梏。词又叫长短句，它坚决破除了唐诗三美兼具的铁律，因为它要放松，要自由，要更及物地表达自己和世界。它必须长短不一，哪怕被称为“诗余”也在所不惜。同样，市民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勾栏瓦肆的出现，烟火人世的繁盛，要求有元一代继续革宋词的命，于是出现更加自由的散曲和小令。而至明清，经济和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造纸术、印刷术等传播技术的大规模普及，以及京杭大运河的南北畅通，让大部头的小说写作和流布成为可能。由此可见，文学一直在协调自身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在摸着石头过河。

身处一个天翻地覆变化了的网络时代，必将又是我们的文学重新协调自身和时代之间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了。当此之际，网络文学出现了。尽管当下的网络文学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比如篇幅过于浩大、情节经常注水、艺术上相对粗糙、部分写作态度不甚讲究等，但它写作时的放松、想象的不羁、对各种领域和题材的勇敢开掘，以及表达方式上前所未有的奔放自由，都给铠甲重重的传统文学提供了新的参照和启发。这种参照和启发，在我的理解里，有益于传统文学的自我松绑和写作疆域的拓展。一句话，网络文学将会成为传统文学写作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就如同科幻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启发和滋养一样。十几年前，科幻文学刚兴起时，大家还习惯性地视之为通俗文学，短短十余年，我们越来越发现科幻文学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其重要不是因为拥有广大的市场，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急先锋，而是它可以在一个更广大的想象的领域内，探究人和置身其中的科技时代之间的关系，重建当下文学正在消散的整体感和忧患意识。多元共生和碎片化的时代，必然带来整体感的丧失，宏大叙事在今天已经岌岌可危，而科幻文学孜孜以求的恰恰是这种整体感和宏大叙事。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乃至宇宙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对人类和宇宙所怀抱的危机与忧患意识，足以让大部分传统文学汗颜。

毋庸置疑，和网络文学一样，科幻文学也是传统文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传统文学也的确又到了需要敞开自己、引入源头活水的时候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就是两个行当。也许在眼下，两者还处在平行发展的态势，生产机制和接受群体都有所差异，但以时日，相交与融合必是大势所趋。不管哪一种文学，经典化的最重要一个标准都是艺术，不管写什么、怎么写，无论在形式上有多大差异，一旦诉诸艺术的标准，最终都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当下的网络文学，一派群雄四起、狼烟滚滚的热闹场面，及至烽火沉寂、万水归流，逐渐形成自己的审美标准和评价体系，我们会发现，网络文学也绝非一张全新的面孔，在它的脸上，我们将会一目了然，看见传统文学的表情。或者说，看见我们熟悉的那个文学的表情。同样，在所谓的传统文学的脸上，我们也可以看见网络文学的细节。它们是相互生发、相互互补、相互成就的一家人。

回到本文的开头。所有我们期待但又看不见的、必须摸着石头才能跨越的河流，都在这个加号里。它意味着无限可能性。就像我们所探讨的文学，包括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文学，面对网络时代的巨变，它们也必将迎来它们的无限的可能性。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知名作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